



中庸講記之十八(上)

◎ 黃錫堃總領導點傳師主講

《中庸》第二十章之一：

哀公問政。子曰：「文、武之政，布在方策。其人存，則其政舉；其人亡，則其政息。人道敏政，地道敏樹。夫政也者，蒲盧也。故為政在人，取人以身，修身以道，修道以仁。仁者人也，親親為大；義者宜也，尊賢為大。親親之殺，尊賢之等，禮所生也。在下位不獲乎上，民不可得而治矣！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；思修身，不可以不事親；思事親，不可以不知人；思知人，不可以不知天。」

《中庸》第二十章之一（一）：
哀公問政。子曰：「文、武之政，布在方策。其人存，則其政舉；其人亡，則其政息。」

「哀公問政」這章是《中庸》裡面很長的一篇道理，是在講文王、武王治理國政的道理，都寫在方策裡。以前老前人在講解這章時，認為此篇

道理就是在講修道方策；現在歷經 50 多年來，我們都能體會出這也是修辦道的一個方策，記載在典籍上。

讀懂經句

① 哀公：魯哀公，姬姓，名將。周公之後（伯禽封於魯），魯定公之子。周敬王 26 年即位。

哀公即魯哀公，姬姓，名將，是周公之後代（伯禽是周公的兒子，魯即今之山東，是以前周公的封地），亦是魯定公的兒子，於周敬王 26 年即位，時值春秋時代，即春秋五霸時，周朝皇帝只是一個虛位。

- ②政：(1)紀綱法度。
(2)治理國政之道理。

紀綱即典章制度，法度即法令制度。在《孫文學說》解釋：「『政治』是管理眾人的事情。」治是管理，政是眾人的事情。以現代話來講，亦即治理國政的道理。

- ③布：(1)記載。(2)陳列。
④方：木板。
⑤策：竹簡。

「布在方策」，即將典章制度記載在典籍、經典之中。在尚未發明紙之前，記載文字都是刻在木板、竹簡上（一片一片，穿上線）。

- ⑥人存政舉：人存者，非文武之君臣尚在；君臣盡道，即文武之君臣未亡也。所謂政舉，舉者猶行也，則其政行也。

「人存者，非文武之君臣尚在」，不是指文王、武王還在的意思，而是說為人君、為人臣者，每個人都能依循著文王、武王時代的內涵、風範、精神，並傳承下來。比如後來的成王、康王的成康之治，也是承襲文王、武王之內涵、風範、精神，將國家治理得很好，這就是「其人存」。

「君臣盡道，即文武之君臣未亡也」，在第十九章提到：「明乎郊社之禮、禘嘗之義，治國其如示諸掌乎！」這就是不忘本，有想到人之根本，對於長輩者都存有誠敬之心，由禮當中，可以感受到其不忘本；所以文王、武王歷代傳下來都是以孝治天下，這就是「道」；依循著倫常之道，這是「達道」。若每位為人君、為人臣者，都能照著文王、武王這麼做，等於文王、武王還存在著，這就是「其人存」。「政舉」，就是推行，所以治理國家就能夠推行。

- ⑦人亡政息：人亡者，無文武之君臣也，君非君，臣非臣，君臣無道，則其政滅也。

「人亡者」，即為人君、為人臣，沒有依循著文王、武王的內涵、風範、精神，致使君非君、臣非臣，君臣無

道，違背根本，對上面長輩者不存誠敬之心，若是無道的話，其國政自然無法再繼續傳承下去。

老前人的修辦方策就是這樣，我們一樣歷代傳承，所謂「佛佛唯傳本體，師師密付本心」《六祖壇經·行由品第一》，這都是傳承，承上啟下。我們要如何傳承道務？這道理都隱藏在這裡面。對於師尊、師母的德行，我們本身沒有看到，只能從書上記載或前輩者講述得知；但我們能從老前人的身上看到師尊、師母的風範，因為老前人是依循著師尊、師母的德行與慧命，傳承下來給我們。所以我們修辦只要依循著老前人的風範，就不會有所偏差。

第一節 子思引夫子對哀公之言，以明道之費隱大小也。夫文武之政，盡美盡善，為萬世之良法，苟有如文武之君，周召之臣者出，則其人猶存，其所行之政，便可次第舉行矣，若相反之者，則其人亦亡，方策所載，徒為陳跡，其政遂息而不行矣。

「以明道之費隱大小也」，費為道之用，隱為道之體；一為看得見，一為看不見。費者，道之用，則理之日用可見，從一個人日常生活中所顯

露出來的，即可看見道。隱者，道之體，則理之隱於其閉而不可見，故道之體是無形看不見的。由此原因，可體會「其人存」，就是因為存有道；人有道則政舉，人若離開道，無道則政息。

《莊子·雜篇·漁父》：「且道者，萬物之所出也。庶物失之者死，得之者生；為事逆之則敗，順之則成。」這是《莊子》中引用孔子對子路講的一段話。

「且道者，萬物之所出也，庶物失之者死，得之者生」，道者，萬物都有道的存在，若沒有道則會消失，有得到道則是活的、生的；如同人及萬物的生命也都是一樣的，若沒有道則不能生存。

「為事逆之則敗，順之則成」，做事情若沒有依著道理做，就會失敗；若有循著道理，做任何事都能順利成功。同理，費隱大小之事就是要明道，才能清楚知道修道這條路要如何走。

「夫文武之政，盡美盡善」，意思是非常完美，零缺點。「為萬世之良法」，不只是那一代人而已，文武之政距離現今將近三千多年，典章制度還是很好的治世方法。

「苟有如文武之君，周召之臣者出」，假使有文王、武王那般的君王，就會有像周公、召公一樣盡忠的大臣來扶治理國政。

「則其人猶存，其所行之政，便可次第舉行矣」，就如同文王、武王及周公的精神、風範永遠在世一般，也就能夠一一推行方策，治理好國政，這就是一種傳承。

「若相反之者，則其人亦亡」，反之，若沒有文王、武王的精神及風範，就如同沒有這個人存在。

「方策所載，徒為陳跡」，即便空有方策，若不去執行、傳承，就無法推行方策、治理國政。如同研讀經典，雖能深入領悟其內涵，假如只會講而不身體力行，這部經典的記載則「徒為陳跡」，等於讀歷史一般，不會有任何感想。所謂「以史為鑑，可以知興替」，讀歷史的心境要與當事人感同身受，這樣才有意義；要去了解到一切的成敗，都記載在歷史裡面，就像在讀《春秋》一樣，也能知道因果，否則就沒什麼作用了。

「其政遂息而不行矣」，所以方策如果只是讀，而無法跟著做，那麼自然而然就會消失，無法治理好國政。

所以「其人存，則其政舉」，這句道裡運用在我們修辦道上，也是要傳承，才能使道脈源源不絕。

《中庸》第二十章之一（二）：人道敏政，地道敏樹，夫政也者，蒲盧也。

讀懂經句

① 人道：是君臣同心同德之意。

我們在修辦道，大家能否感受到同心同德呢？大家都照著道務方針、道務計畫的同一個目標在努力推動，都朝向同一個方向，這是同德；但在推動道務時，大家有否同心呢？以前老前人時常說：「同德容易同心難。」大家看似都朝同一方向在辦，但同心卻很困難。因為每個人的成長背景不同，看事情的角度也不同，很多方面都不同，所以須要協調溝通；協調後，雖不滿意，卻可以接受，現在道務常是這種狀況，但這樣的效果只剩下五成；若能同心同德，其效果是十成的。

② 敏：敏者速也。

「人道敏政」，人道做到，國政就能很快推行出去。大家在道場那麼久了，都能體會出來，我們在人道尚未做到位，導致道務方針每年都一樣，

道務推動得很慢，所以還有很多方面需要我們去克服、去突破。

回想以前老前輩們在推動道務，是非常尊師重道、承上啟下，真心地付出，當時的修道環境如同大家庭一樣，誰掌家就聽誰的話，以現代的人看來，大家都是傻瓜，說怎樣就是怎樣，沒有第二句話；那時的修辦氛圍，真是值得讓人懷念。文武之政的國度就是這樣，所謂「三分天下有其二」《論語·泰伯》，期許我們有一天也能實現到這種境界，這不是理想而已，是可以去實行的，就看我們如何將道務帶動起來，我們還是非常有希望的一個道場。天恩師德，一貫道其他道場人人都欣羨我們基礎忠恕最幸福、最有福氣，因為（黃總領導點傳師講經之時）老前人還在，其他前人也都在，其精神風範令人敬佩，我們更應珍惜。

③地道：是剛柔合質之意。

剛指土，柔指水。

④樹：樹者栽植也。

「地道敏樹」，有土有水，樹種下去一定能活，加上大自然的陽光，這都是上天恩澤。所以選擇很重要，

選擇有土有水的地方，種植植物一定能成長得很快；如同君臣若能同心同德，像土與水般相互配合，就能治理好國政。

⑤蒲蘆：蒲葦也。生於水邊，容易繁殖。

蒲，以前叫做鹹草，是水生草本植物，生於水邊、海邊；只要有鹹水，就很容易成長、繁殖，不必特別栽種，割了又生長出來，割了又很快再生長出來，長的速度很快。

「夫政也者，蒲蘆也」，這樣治理國政事務，能人道敏政，如同鹹草的生長很快速。

第二節 言人存政舉之易。蓋人之為道，君臣同德，則大綱舉細目張，國政頓即振興矣。如地之為道，土脉得其滋潤，則發育長養，百草立即蕃殖矣。所謂文武之政，合於人情，宜於土俗，盡美盡善，易於實行，有如蒲蘆之易生也。

「言人存政舉之易」，說人若存，政則舉，這是對待的關係，人存政舉是很容易的。「蓋人之為道，君臣同德」，「為」是有之意；所以人若有道，則君臣能同德，向著一致的目標推行。

「則大綱舉細目張」，綱為粗繩，細目為網，網都結在粗繩上；在收網時，只要將粗繩一拉，網就跟著大繩收放，常言「收網」就是這個意思，只拉粗繩，而不會去拉細網。

「國政頓即振興矣」，同樣意思，君為綱如粗繩，眾臣為細目如繩網，君正則臣忠，眾臣自然就能順利推行國政；而點傳師、講師也為綱如粗繩，道親是細目如網，只要點傳師、講師帶領的方向正確，道親自然就跟著修辦，所以帶頭的人非常重要。

「如地之為道，土脉得其滋潤，則發育長養，百草立即蕃殖矣」，如同地之有道一樣，水有水脈，土也有土脈，土有水的滋潤，種的植物就能生長、開花、結果，百草就能繁殖得多又快。

「所謂文武之政，合於人情」，文王、武王治國的方法是合於人情的；合於人情這很重要，修辦道也是一樣。雖說「**大道無情**」《太上清靜經》，道無私情，卻是大有情，修道要以情為前提；就好比度人、成全人，通常會先從認識的人開始度起；度其求道後，還須常與之聯繫感情。要度一個人很不簡單，有的人很好度，那是因為他

累世有修、有祖德、有根基；有的度了十年還度不起來，我們若放棄就失去了；但有時未必是失去，根基好的人，最終還是被別人度去了。度人須千方百計、苦口婆心、循循善誘，終究不能離開人情。

「宜於土俗」，文王、武王治國就是合於人情，鄉土的風俗習慣，每個地方不一樣，一定要合宜；就像種植一樣，亦須依土地適合的性質來種，否則就必須作土地改良，那又是很大的工程。

「盡美盡善，易於實行，有如蒲盧之易生也」，所以文王、武王治國，合於人情、宜於土俗，能夠盡美盡善，非常完善，因此容易實行，就像鹹草種在水邊很容易生長。鹹草旁的水就像是臣，做事是眾臣在做，推行政務也是這些人在推行，並不是皇帝自己在做，皇帝只是做一個標竿，讓人遵循。所以道務想要能順利地推行，也必須用對方法，道親是所有幹部的衣食父母，如果沒有他們，要單靠自我的力量，是不可能將道務推展出去的。

（續下期）